

民国漫画期刊集粹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民国漫画期刊集粹（二）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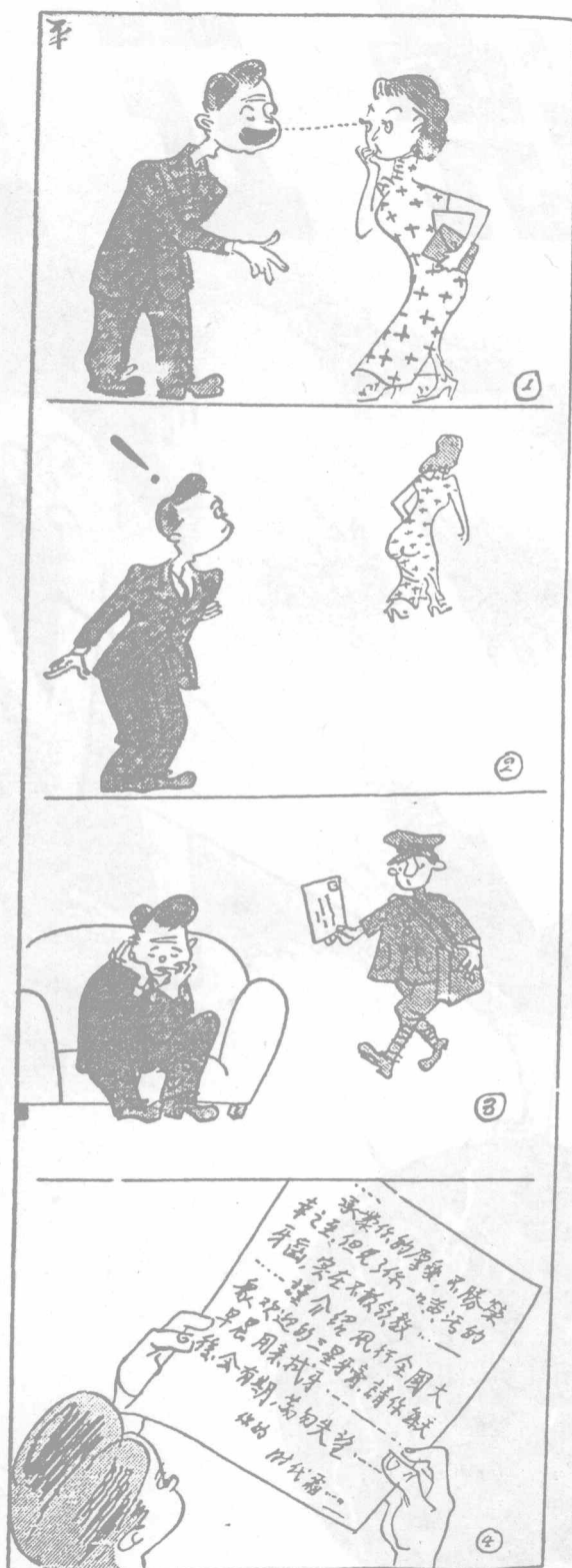
民国漫画期刊集粹目录（二）

独立漫画		一
漫画界		三六三

海立馬

14





三星牙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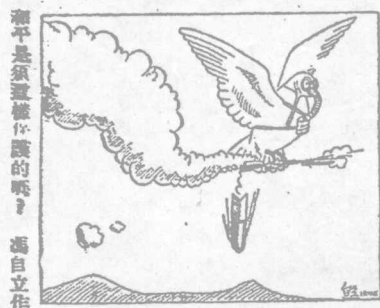


歡大 全風
迎眾 國行

海 上
社 業 工 學 化 國 中
品 出



——撒抖精神——精神撒抖——雲凌志有我——帝如筆有我——
——哈哈事人——嘻嘻事世——來人撲話笑知誰——話笑說心無本我——



和平是須要條件的嗎？ 逼自立作

新任駐德大使程天放在中樞聯合總理紀念週上發表談話，謂「復興中國，應採用德國精神。」記得駐土公使賀耀組在出國前也曾發表過「土耳其精神」，前後應對，相映成趣。

本刊出世，正值歐風雲緊張，戰事一觸即發，所以在封面上畫了「和平神無立足地」一幅漫畫，就是表明這個意思。但是意阿爭端的終結，我們只要看黑衣宰相墨索里尼所發表的談話就得，他對英國記者說：「意國政府雖一再聲明，對於英國在阿比西尼亞所保有的利益必當嚴格尊重，但意國欲在非洲獲得尺寸土地，仍為英國所拒不應承，意國雖不願從事戰爭，却亦不是戰爭，其對阿用兵，僅屬殖民地戰爭性質，此與英法兩國過去殖民地所為，初無二致。」

粵市商會宣決，今年擴大慶祝雙十節，規定商店捐款額，每資本一千元，捐一元，狂歡三日，並請點綴，說者謂：籌賑災會也應做此法捐款，收效必宏。

時事新報社論有：「國人中之受小學教育者，已為勝手屈足者所羨慕，入中學者則為學於外國，至于大學畢業及華留學，在受民視之，直天之驕子矣。」

格」云。



吾等善言清然之氣

吳震作

「國聯大會第五委員會，即社會問題委員會閉會，由中國委員即我國駐法公辦蕭繼榮，說明上海白俄婦女生活困難情形，謂此種困難被驅逐出樂園的傳說。」

本市廣東銀行及香港國民銀行信通銀行先後倒閉，為今年度金融界之「秋季痢疾症」。

班失樂份子見了，也不免垂淚三尺

工，所捐總數，不下四百餘萬元云。如此巨數，捐款，不獨貧民受惠，即一班失樂份子見了，也不免垂淚三尺

行政院決定財政部交通部鐵道部三部，按照一般公務員捐薪助賑辦法，一律扣薪中月，統計三部員工，所捐總數，不下四百餘萬元云。如此巨數，捐款，不獨貧民受惠，即一班失樂份子見了，也不免垂淚三尺

文藝常案來路，有人提議嚴辦撤展處，以謀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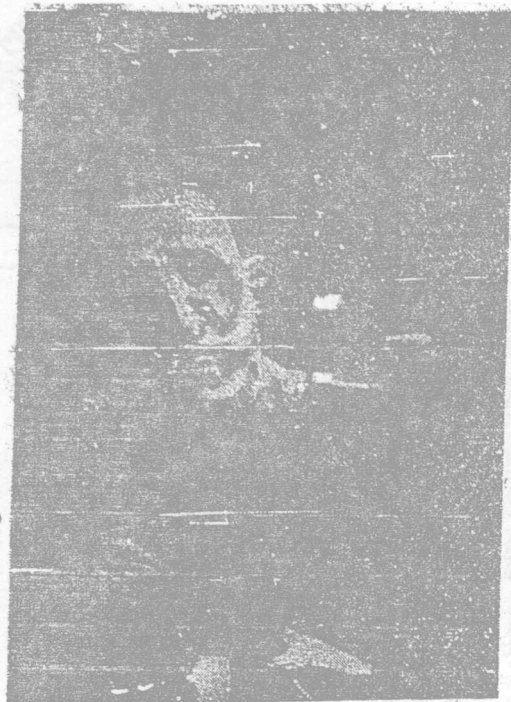
羅斯爵士來華，研究中國經濟的病源，我得請問一聲羅爵士，你們患的還是內症？還是外症？

漫費刊物，人家多在微二週或一週年，甚且以開，我們以剛開出世，來請大家吃一個「大紅蛋」！

上海戰戰兢兢「意阿問題」，北方報則稱「義亞問題」，等于上海人稱滑稽明星卓別林「勞萊哈代」，北方人則稱「賈波林」勞瑞哈代「一樓，雙方言不同也。



為辦案對英民說：請你們再忍耐地在水中泡幾天——他們正為你們而跳舞呢！ 魯也產作



特以戈枕王亞尼西比阿



眈眈視虎尼里索墨

雕 漫

小品 ● 雜文 ● 漫畫

施墊存

「小品」，「雜文」，和「漫畫」，差不多成為近年來最時行的文藝，每個作家或畫家幾乎都會來一手。但究竟怎樣叫做「小品」，怎樣叫做「雜文」，怎樣叫做「漫畫」，却一向為讀者所懷疑的。不但讀者，也許有一部分作者自己也不十分明白。

若照字面上的本義看來，「小品」兩字源出佛經，大概是指一些篇幅短小，性質不很嚴重的作品而言。譬如小說，若以長篇爲「大品」，則短篇便是「小品」，譬如詩詞，若排律歌，行慢聲長調爲「大品」，則絕句小令便是「小品」，他如論文爲「大品」，隨感錄便是「小品」，「小」者，對「大」而言之也，不過這也並不專指篇幅字數，「性質較不嚴重」，實在也是「小品」文字對於「大品」的一種重量的特異點。

至於「雜文」這個名稱，若要溯其語源，大概有二，其一是系出漢藝文志「雜家」者流，凡瑣屑無可比類者謂之「雜」，如是說來，在文學上，凡是不能名之爲小說，詩歌，劇本，傳記，序跋，遊記等體製者，概名之曰「雜文」，其二

是四庫分類「雜編」之意，凡合編諸書，不止一證者謂之「雜編」，若以此說衡量，則必須有許多文章，才可名之曰「雜文」，如「半農雜文」者是也。若單單寫了一篇序文或遊記，而曰這是一篇「雜文」，實亦頗乖義理。而近來作者編者，常有此種謬誤，一若中國新文學的「文體」，除了小說，詩歌，劇本三者之外便祇有「雜文」一辭足以概之，此中國新文學成績之所以永遠祇有小說，詩歌，劇本也。

希脫洛的矛盾



再說到「漫畫」，「漫畫」這個東西，據說即是西洋的(Caricature)。所以若從(Caricature)來講，那麼這一種圖畫的意義，原來祇是「世相的典型的表現」，而一點沒有作者對被畫的目的物或人的批評，諷刺，甚至侮辱的意義的。從前曾有人把(Caricature)這個字譯做「諷刺畫」，這是不十分準確的。也許有諷刺的意味，但這意味是看畫者所自己

感覺到的，而不是畫畫者暗示給他的。所以，把于右任先生的美髯下頷畫成一個倒掛胡蘿蔔，把宋美齡女士的臉畫成一個雞卵模樣，這祇是畫師在一剎那間所抓到的這兩種典型的印象，而並不是經過了意識的思考，畫出來表示其諷刺，嘲弄或侮辱的。漫畫之所以使看者覺得活潑可愛，純然是在於牠能使看者領略這種典型的表現方法之適當，而並不

在於其他的意味。

以上算是把我對於近來盛行着的「小品」，「雜文」和「漫畫」這三種東西的見解大略說明了，因為我覺得這三種東西在盛行之下，無形中却給許多人歪曲了牠們本來的意義。近來有人給「小品」和「雜文」定了一個界限，大意是說「小品」和「雜文」原是同樣的東西，不過「小品」是悠閒的紳士文人所寫出來陶情適興的文章，而「雜文」則是非常

賑災

宋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常平粟賑之，羣官以爲美之。廷方可，公曰：人不食，日而死，災而後發，豈能及乎？即日發粟以賑饑民，謂羣官曰：若有罪，我自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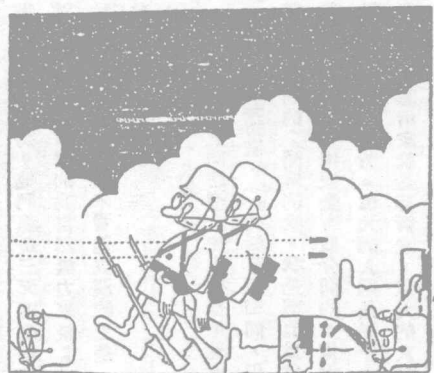
(按)今H之賑災，較羣官耐心尤甚，不若范公魯莽也。如先行報告災情而後開會討論，再以設法籌款，繼之……

江橫其作

緊張地從事於革命的文人所寫出來刺激民衆的東西了。這和見解，乾脆地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小品者，右傾的雜文也，雜文者，左傾的小品也。」我並不反對人家寫陶情適興的文章，也很願寫人家多寫一點刺激民衆的文章，但是私心頗以爲名字儘可不別開支店。」

生產與消費

江教作



「小品」不革命，與「小品」這名字本身無關，「雜文」之革命，也並不是單單「爲牠叫做「雜文」也。若是專從「正名」上做功夫，就不免有點「掩耳盜鈴」了。在漫畫這方面，雖然目下尚未開支店，但是也早已有多人在爭毀大統，要把沒有戰鬥性的漫畫家踢下金鑾殿去了。但是你們便抬頭看一看那些所設有戰鬥性的漫畫，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呢？原來還是陋巷角落裏的頑童們用白墨筆在黑脚上幼稚地畫着的「王阿三吃那一百隻」之類的寶貝！

「名者實之賓」，徒然爭到了一個堂皇的名字，究竟也靠不住的，此不獨小品，雜文與漫畫三者而已也。

梅蘭芳論(上)

徐 訐

(一)

我每次在鏡子裏看見自己額上一個小疤，我就每次想提筆談談梅蘭芳的。

這個小疤的來源是這樣：那時候我大概還祇幾歲，母親去外祖母家，只有一個女僕同我在家里；那天是我已睡了，女僕坐在床沿上做活，大概是鄰居的一個女僕來玩，也不知道誰先拿出梅蘭芳戲裝照相來，二個人搶着看，也不知道是搶着要，終是因此就有一把小剪刀落在我的頭上，于是我的血使他們停止了爭吵，而梅蘭芳的相上也有了我的血跡。這張照相後來就到鄰女的手上去了。

同這小疤留在我身上一樣，我心中從此也有了梅蘭芳的印象。所以以後幾年在女傭村婦口中聽到羨慕梅蘭芳的話時，我到現在都還留有印象的。

這些老印象一翻案，就是二十年前的故事，那時候，記得鄉村的情形雖比現在好些，但交通是還遜于現在的便利的。而梅蘭芳的照相之所以流到于我們鄉村之故，完全不是像現在的電影明星照相一樣，買一包烟一包糖就可以抽出一張，或者是用幾分錢就可以買一張大的，而是直接的由在上海做買賣的帶回家去，那時候要是來上海而不買一張梅蘭芳且裝照相回去，那等于不買車票進車站一樣的希奇。大概是不久以後，梅蘭芳照相是做了小鏡背面的點綴了；這些鏡子是非常粗劣，價錢也非常便宜，這是在鄉村門兒的貨郎擔上就可以便宜買到，所以那時在村婦們的梳頭寶裏，這種鏡子已成為一種流行性的時髦品。

梅蘭芳這個印象就由這種事實使我沒有忘掉。但當時在我是沒有什麼好感的，第一就是我當時年紀輕，看不出照相中人的美處；第二是實際上這些照相翻照，翻印得次數已經多得保不住原來的風姿，而當時的照相術也實在是不很高明的。第三是放在他們梳頭匣裏，日子多了，油膩汗臭染在鏡子上面，印象也更使人不快。

以後是進學校讀書，梅蘭芳也就不聽人談起了。偶而聽人談起，也沒有很深刻印象，到中學後是聽見許多人捧她，我自然也感到她好。很想多知道她一點的；但是我所知道的只是從那時起。我開始曉得男人們也同許多女人一樣在珍貴她且裝的照片的。那時也偶而聽見人在罵她，這，我有時也覺得很有道理；但我學業無關，也並無深究其究竟；後來日子久了，時常聽見捧者罵者之言論，使我反而感到平淡，沒有什麼印象；到北平後，看舊戲有點不習慣，當時也剛剛有點讀英文字幕能力，銀錢總是往電影院裏送，梅蘭芳雖買得便宜，但我始終未去一觀，後來忙于讀書，也不照鏡子，梅蘭芳三字也就不再想到；等我對戲劇略有興趣，對於舊戲有點根本的認識，更覺得皮黃沒有多少的可迷處。後來也會過幾次梅蘭芳，還聽過她在台上要點另碎介紹詞：覺得她的印象比捧她的與罵她的都好；當時深感到一個人常常要被捧為不是人，或是被貶為不是人，這實在是多事。人其實還不是一個人！也深感到，這副面孔雖然端正白皙，也並不怎麼特別。我所知道在梳頭匣裏藏有她照相的婦女們中，她的丈夫有許多是比梅蘭芳為好看，假如把他們中一個人嫁給蘭芳，我想蘭芳可以使她滿意的恐怕還在蘭

芳的收入，而不在她的且裝。

(二)

但是把梅蘭芳當作一個純粹的人看來，我是十分之十的感到他的偉大的。這是沒有一個人，無論是捧她或者罵她的會感覺到；這因為梅蘭芳之被人認識的，十分之九是在台上，而於我的印象，雖然並不多，却是完全是台下的；台上的認識是他的技藝，他的表演與他的買弄，以及他的古代劇中的所代表的人物，台上的認識則是現代的現社會的人。同時多看她台上的演出，對於台下的印象也是會模糊的，我們看到許多梅蘭芳的朋友，談起蘭芳總是顧及他的演戲而忽略他的現實的人生似的一點看來，就可感到劇中人生感導人的厲害了。職業的戲子人生原是二個的：一個是台上，一個是台下；熱識的觀眾很難將這二個印象分開，尤其是中國戲一種角色只演一種角色；尤其是梅蘭芳，霸王別姬總是霸王別姬！所以欲談梅蘭芳，如果從戲來講，華北舊戲迷者前些年是一天裏就有一百篇的文章散在各報在抑揚。他們都是三天兩頭在戲院看她的表演的，一次未目親的我自然無力來談，但當作他是現社會現代的人，一次未看他表演的正是一個台式的資格也說不定的。

但是我說梅蘭芳偉大。

這句話，雖然是形色上同胡適之先生早些年說稱：「梅蘭芳是中國偉大藝術家。」一句話有些相同，但是分別就在我上面提到的；簡單的說，我是稱他為偉大的人，同稱他謂偉大的藝術家是有些分別的；偉大的藝術家是屬於台上的梅蘭芳。偉大的人則是屬於台下的梅蘭芳；偉大的藝術家就是藝術家，偉大的人到

可以譯為英雄的。

那末我就說梅蘭芳是英雄罷。

一說英雄二字，大家，尤其是戲台上的看法，立刻可以想到美人，英雄無美人就不成其為英雄，美人無英雄也就不成其為美人；所以美人常因英雄而聯想到的；聯想到美人，在中國，無疑地就可以聯想到梅蘭芳，梅蘭芳之為中國美人之典型，這是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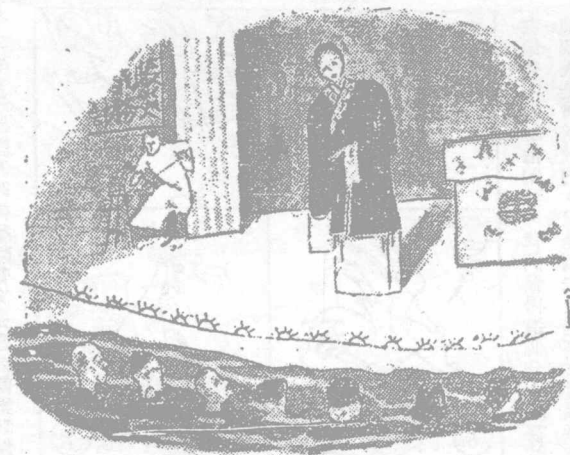
所以，這裏很明顯的就將作為藝術家的梅蘭芳與作為人的梅蘭芳區別開來，前者正是指其為美人的偉大，後者則指為英雄的偉大。

所以，梅蘭芳的最偉大處是英雄而又是美人。但是我已經說過，論其英雄方面之為人是沒有資格論其美人方面的。于是我只談談他英雄方面的現實的人。

(iii)

民國以來，英雄輩出，但二十年之中，我們看見多少的英雄會極一時之盛，而不久煙消雲散的；袁世凱做過皇帝，徐世昌曹錕做過總統，段祺瑞做過執政，李思浩做了很久的財政總長，吳佩孚做過長勝將軍張作霖，做過大元帥，張宗昌做過司令，劉哲做過京師大學校總校長，張勳做過狀元，做過實業大家。此外做過將門之子，大臣國戚，萬人之王，千人之主，以及風流美艷，交際名花，出入總統府元帥殿的眞不能一一計算。然而現在呢！死的死了，敗的敗了，窮的窮了，嫁的嫁了，破產的破產了，沒落的沒落了，出洋的出洋了，做和尚的做和尚了，未老的提早老了，未病的預先衰弱了……有許多曾經雄稱一時，或則身未敗而名先毀，或則未毀而身已敗；被咒的被咒，

進牢的進牢，進墳墓的進墳墓；能够在這二十年中心軍貴人夫一羣貴人來，出入總統府，談笑元帥殿，拔然鶴立，身不敗而名不毀，貌不老而神不衰，錢不少而骨不改；誰能够呢？到底誰是這段歷史中的一個獨得浩然之氣的人？讓我們認識他是歲寒後彫之松柏！有！



作度傳翁

黎災我惠

誰？

梅蘭芳！

不用驚奇，這是事實！一個時代是常有一個人是這樣獨得浩然之氣的，不見得一定要屬皇公貴戚，有時會屬於哲學家或者詩人，有時候也會屬於理髮匠，或者推輿車的。而這一個幾十年中，恰巧是梅蘭芳。

梅蘭芳在技藝上以男扮女，雖是属于空想浪漫的，可是在現實上他的為人實是再現實也沒有；他是許多貴人富翁的至友。但也一點沒有闊人的醜態。以他之交際，得一大官要職，似亦易如反掌；但他不像許多大學教授，捨專長的昆蟲學的研究而做銀行經理，不像許多社會運動的校花，捨社會運動而做姨太太，他只是梅蘭芳，以薄技為生，以勞作謀收入。生活之闊綽。交際之威風，非別人所及，可是照相之大衆，名譽之廣播更非別人所及的。

梅蘭芳之成功，努力是他內務的要訣，謙虛是他外交的要訣。有許多戲子，有點小名就抽上了雅片。爛嫖與爛賭起來；可是蘭芳是不的，雅片自然是不抽，賭雖有，但只是偶然玩玩；嫖的事固然也不少，但身體是養得白健的，這都是屬於內務的，但是我這裏的職責是必需略去關於他的上台前排演的努力方面的敘述。這敘述起來就可成一本書了。

說到他的謙虛，這真是所有青年的模範，他的謙虛我要說是比他的努力還是成功之母，這一點也不是過分之說。

儘管你以前多麼討厭梅蘭芳，無論是因為你曾在太太皮夾裏發現他的劇照，或者你輕視他關於許多的傳說，但是你一見了他，他的一微笑一鞠躬。伸出那一握，給你幾句極其自謙的溫柔話以後，你立刻會覺得你的以前感覺之錯誤，而對他反而起了抱歉的感想。他的謙虛是使許多文士學者失過節。罵他最多的是文人學士，可是文人學士見了他了最後辦法，文人學士多嘴舌的無非是驕傲，說話當憑一時的感情，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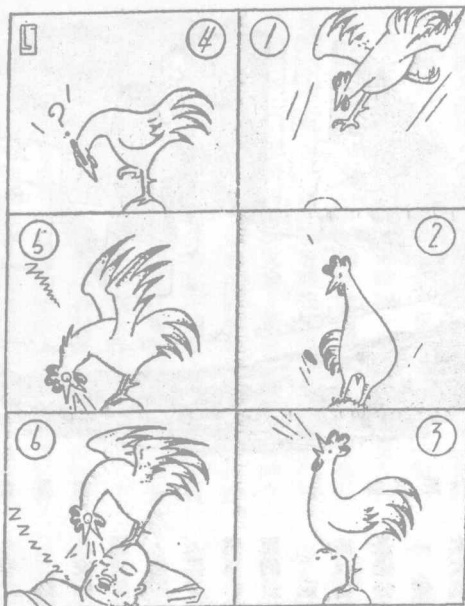
把人看作神明：就是把人看作魔鬼；不是自卑就是自大，看不起所有偉大的貴顯，但看得起那當他自己是偉大的人，一遇到人對他諷拜，他就感激涕零，引為知己，于是就「士為知己者死」起來；這不但文人學士如此，一般智識階級也常犯此病，許多年青人因女子而自殺，顛倒，掩逃……等，有時其起因也只是這樣而已。所以看見梅蘭芳之謙虛，是沒有不改主張的。

是好些年前的事，我有一個認識的人，他在一家報館裏做總編輯，那時候剛剛梅蘭芳來上海演戲，到上海後先拜訪各報館，到那報館裏去時，正不是時候，乃留一張名片，蘭芳之名片有時候是非常美麗而香艷的，所以後來大家都傳着傳着問香：這位總編輯當時大罵梅蘭芳，就動手寫一篇文章，來攻擊他，並攻擊那班封于梅蘭芳的捧場者，正在那時，梅蘭芳又去拜訪他們，同大家招呼以後，在那位總編輯寫字檯前坐下，態度之謙虛使總編輯自形慚愧，快快將桌上的文章納諸抽屜裏，一席話後，梅蘭芳告辭出去，總編輯先生不但把那篇文章扯了，還寫一篇捧場的文章在第二天報上刊出，這文章現在圖書館終還尋得出的：當時有許多編輯同他開玩笑，說這位總編輯是給人迷倒了；現在我這篇文字的讀者，或者還會碰着一個當時那裏的編輯，可以想起此事而一笑的。

這總編輯名字不用提，提也大家不記得他了；不過大家知道的人有不少。北平有一個藝專戲劇系主任熊佛西先生與教授余上沅先生是大家所熟知了，他們都是美國學過戲劇的，是話劇運動的先輩，到中國前是滿想以話劇運動取舊劇而代之的，可是熊先生是早就同梅蘭芳攜手去許實北平的舊戲學校之演戲了，余

先生則這次陪梅蘭芳到蘇俄走一躺，以做他的翻譯與宣傳員以為榮了。這些戲劇界之主張與行動或者還不是大家所注意的。最好還是推薦最近逝世的劉半農先生來談談。

劉先生在他的雜文集二集里，收集一篇替梅蘭芳寫的序文：劉先生的弟弟天華先生是國樂專家，為北平大學女子學院及藝術學院音樂系重要國樂教授，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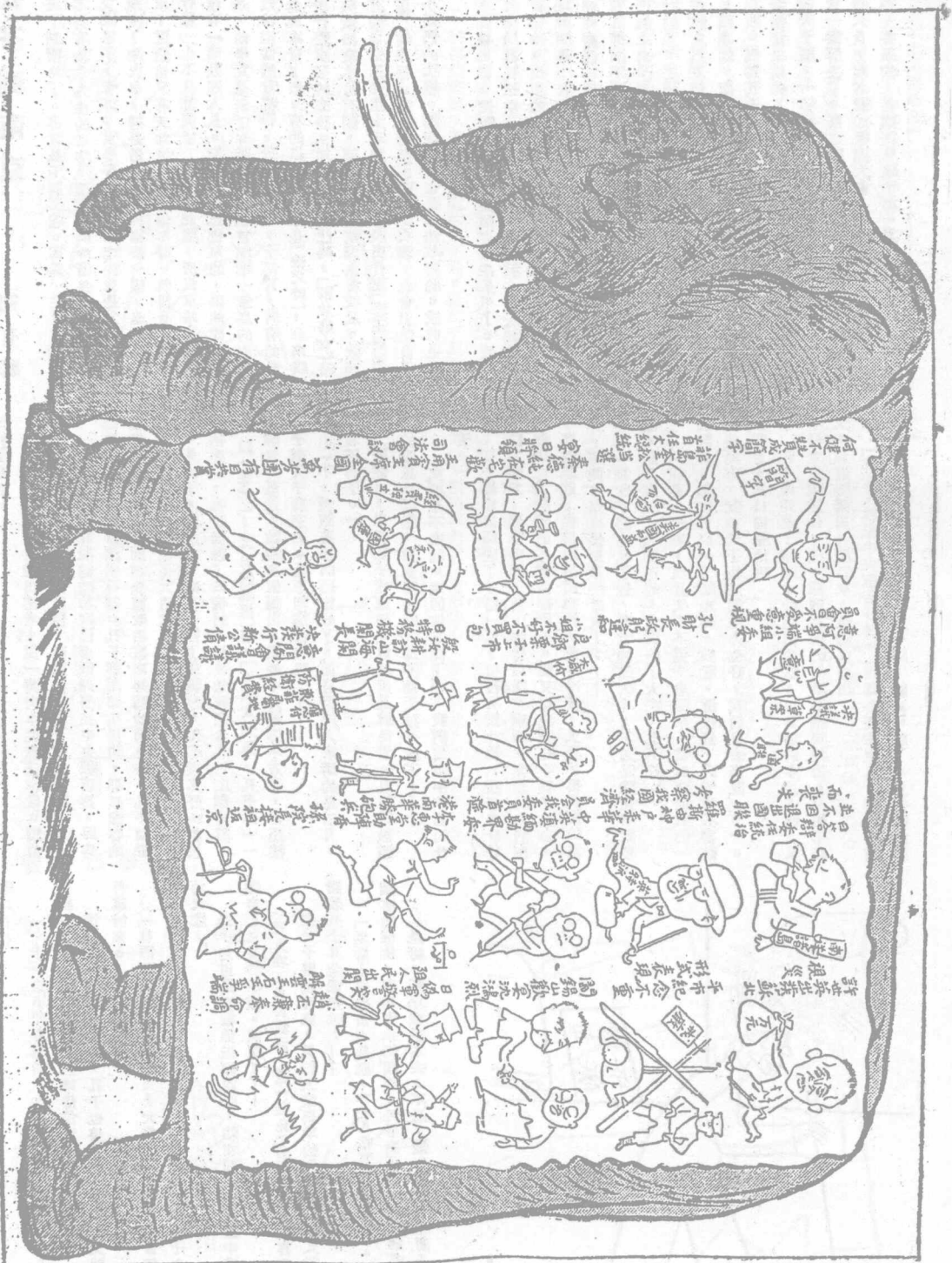


在樂律上幫助梅蘭芳，我們覺得這個合作的嘗試，在他個人是可欽敬的。但是劉先生的序文可以做這裏的例子；序文裏先說明自己的態度。原書不在手頭，只得引其大意。就是舊戲在新青年時代他是反對的，因為那時候為扶植新劇運動，現在好像新劇已經起來，他覺得二者有同時發展之必要；他後面就以前輩的資格來攻擊譏笑，只看見電影唱唱爵士歌的青年來反對中國悠久的歌劇者了。

這篇文章前後過程，實是同我同上面所說總編輯沒有二樣。不過總編輯前一篇文章還沒有發表，所以可以不說明改變之理由，劉先生則新青年時代已有明顯之態度，所以要直認不諱，又要說出理由來：這理由原是幼稚而矛盾的，簡單的說，第一就是新劇抬頭是信口雌黃，中國有幾千間職業的舊戲院，而沒有一間新劇戲院的，有幾個舊戲院發財吃飯的人，而只有幾個靠話劇吃飯的人，而且還只是

「歌話劇，並不是話劇，而且還只是吃飯，不是發財。第二點是中國歌劇問題。中國戲劇史之正統還在北曲南曲昆曲，而梅蘭芳等所唱的那些是屬於花部的，說歌劇一定要照花部幹來算是尊重中國文化，這實在是在說者有點紅樓夢中李奶奶的態度了；同時舊戲腔調之簡單音樂之落伍，這是專門家都承認的事，採取外國的音樂樂器決不是輕視中國文化，而中國現在樂器，當時也還多是採取外國的，但是如果要改良舊戲的腔調與音樂，舊戲也就很難存在的了。第三，劉先生以外反對中國劇是唱爵士歌的人，這點也是太抹殺事實，據我所知，中國學生凡是會唱爵士歌的人，也常唱舊戲；這因為他們有點生理上天才，很容易哼幾句好玩的；而且唱的人，並無推翻舊劇的企圖的，劉先生是能文的，說來常像有理；所以我在這裏多費了一點篇幅。其實最明顯的還是事實，劉先生由反對舊劇到認識了梅蘭芳，到反對「反對舊劇」這條線是太明顯了的。

未完



孔子到南京

荊有麟

孔子後再定。

孔夫子到南京了。事實是千真萬確。因為中央飯店裏旅客牌上，不特有他老先生的名字，還有他的侍衛長子路、秘書子夏，及交際等子，會計子貢等等。至於他老先生是怎樣到了南京，坐飛機，乘火車，抑是仍像遊列國時一樣，坐那兩馬拉的驢輪車，這恐怕只有天知道。因為他來時，既沒有省政府官電報告行程，也不見新聞紙，有任何記載，所以車站，碼頭，飛機場沒有一個歡迎人員。究竟他是怎樣來的，誰能說得清呢？可是，他畢竟是來了。而且還住在首都唯一堂皇的中央飯店裏，政治家當然會曉得，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所有的政治家，都為此事發了愁。有的以為孔先生是「聖之時」，此來說不定會發揚什麼摩登的主張。如「打倒貪污略」，「解放婦女略」，這不特與政治家本身有關，連政治家的家庭也會波及。故此憂慮着。有的以為孔先生太頑固，怕他發表出什麼「尊王攘夷」或「反對女權」的主張。這不特要引起國際交涉，也會引起自己家裏大大小小姐們的反感。那時節，也是無法收拾的。故此也在躊躇着。

但，憂慮也能，躊躇也能，總歸他老先生是來了。在政府正三令五申的聲孔聲中，總不能不有一點表示。於是便召集起最高的會議來。出席的人數，是比選舉時還要多。

會議既開幕，大家就紛紛發議論着。有的主張熱烈歡迎，有的主張請他擔任一部分政治上責任，最後還是主席有高見。說：「預料且都談不到。重要的，是先怎樣招待。於是大家就同到這正廳上去。先從事討論招待的方法。以為孔子是「聖之時者也」的人，主張把孔子迎接到外賓「招待所」，並且選設：那裏的居住飲食都方便。但有人則反對，說那裏的房屋建築同佈置，都是西洋式，而且廚房又沒有中國飯。孔子不吃西餐，就發生問題。因為孔子本來是主張「用夏禮」的，怎好意思教他老人家違背王張呢？結果，用了調和人的意見，將孔子迎接與原有的天子禮。一切飲食用具，統由政府商同孔子隨從辦理。這一案解決了。第二案，就是怎樣歡迎問題。議決：由出席全體人員，列名發起歡迎大會，並且地方政府通知各居民，各團戶，各學校，各團體負責人。其日期，地點，俟指示。

議案一決定，全體出席者，便一齊向中央飯店進發。預備先致歡迎之意。市面上的國旗，已道盡那裏，開始懸掛了。

生下車汽車底座的政治家已全數擁擠在中央飯店裏，因為是擁擠，其人數自然很可觀。孔子那兩間小房間，那裏能容納這多人呢？於是在翻到全體政治家來拜訪的消息時，孔子便帶着子路等等，走到樓下大禮堂。

見而了，歡迎者，向孔子行了三鞠躬，孔子還算好，並沒有扶起手，也照樣還了三鞠躬，然後是歡迎者的一片慰問辭。如「路上辛苦」了，「身體健康略」，「天氣太熱略」，孔子都一一應酬着。最後，歡迎者便提出，說是中央飯店不方便，要迎接孔子到夫子廟裏去。孔子却搖搖頭說：「——

「不，我這裏房間已定好了，而且還同人家講的是包月，我看不必了。」

歡迎者，以為孔子在謙辭，自然還是教促着。孔子看歡迎者的意思很誠懇，預備要答應。却不防于路先說了：「——

「文廟是不去的。老師你忘記了嗎？我們這多年來吃的什麼苦。」

孔子擡起眉頭瞪了于路一眼，但沒有說什麼。歡迎者看着于路不願意，深怕得罪了他，鬧得以後有麻煩。便想起他們剛才會議席上所講的外賓招待所來。便又要迎接孔子到那裏去。于路忽想起，從前在衛國招待所受的冷落，又表示出反對的意見。這同，是直接對歡迎者說了：「——

「諸位不必客氣了罷，我老師這次來，不過是隨便參觀參觀。說不定那一天就走的，太麻煩了大家，也不好。」

「那裏，那裏，而且夫子不遠千里而來。當然要給我們一些教訓，怎麼可以一下就走呢。我看，這樣罷，夫子要不喜歡那些地方，就請夫子指定個地方也好，我們好去佈置一下。」

歡迎者，異口同聲地說：「——

孔子因為于路剛才的隨便講話，但當着許多生人面，又不好意思罵他。現在聽到在我們，要他指定地方。只怕于路又不知道要講出什麼話來，便岔口而出：「——

舟：——

「夫子一定不願意運動，也好，教中央飯店代夫子另外開幾間好房間，我們再派人過來侍候夫子。」

這一次，于路沒反對，孔子也笑了。歡迎者又提出第二件事請來。

「我們預備開一個歡迎夫子大會，一則可以使首都民衆瞻仰聖容。二則我們也願聽取夫子一點教訓，不知夫子今天可有功夫麼？」

孔子知道是要教他拋頭露面，站在那萬千人叢中演講，覺得自己實在弄不慣。便說：「——

「我實在不長於演講，這一套免了罷，臉上笑喜喜。倒是于路很直爽，只怕人家要求的厲害，夫子又答應，便對着孔子耳朵低聲說：「——

「老師！你從前不是說，『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那些不識事的傢伙，與你根本無關係，何必對他們說什麼呢？」

「是呀，所以我說不去，不過，這些歡迎人的面子總得數



非禮弗視

好一下，他們都是執政者」

子路不開口了，孔子又繼續對歡迎者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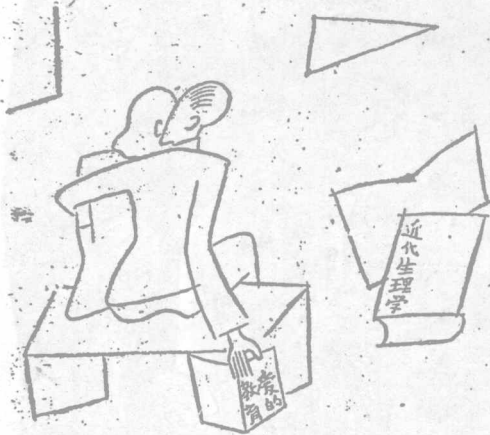
「我看，諸位都很忙，還是先請回罷。好在我來就是要對諸位貢獻意見的。我們以後當然要長談，天氣也熱得厲害，這裏連坐的地方都沒有，諸位還是先回去罷。」

歡迎者的目的，一樣沒達到，聽見孔子又下起逐客令。心裏自慰着：以為孔子是剛到，當然要休息，便只得一齊告辭，孔子要送到大門口，大家硬不肯，結果，是子貢作了代談，把大家送出來。大家看見子路沒有來，便把子貢圍住，問孔子的來意，及應談怎樣招待的方法，子貢是作過多次外交官的，當然善於辭令，就滔滔講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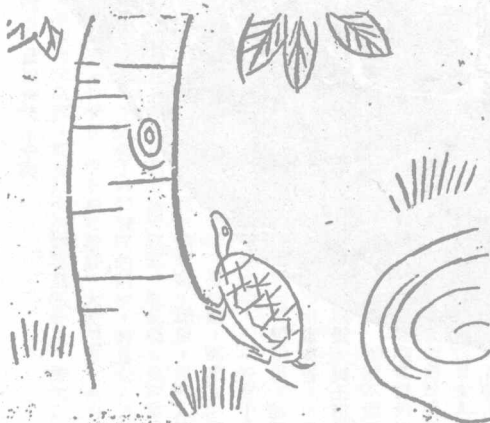
「吾師這次來的目的，當然是在救國。現在夷狄一天一天在猖狂，中原却日見其衰弱，吾師雖不負政治上責任，但心有不平，所以特地跑來，對諸位貢獻一點意見，好在諸位與吾師，都是多年的精神之交。意見一定會接近，只要將來國家能強盛，就是衆人之福了。至於接待一層，吾師向不主張麻煩地方，而且更不講究好壞，他常說：『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就可見一般了。諸位的盛意，當然是感激的，不過，希望千萬不要



雖好而害



習時而學



勇近恥知

銷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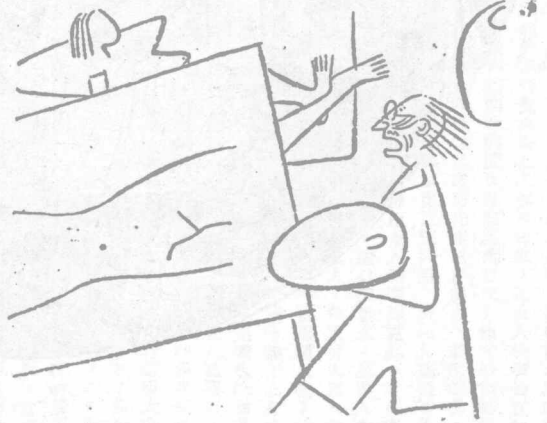
子貢便說帶笑，面向四面八方點頭。大家心裏都浮起一個暗影，覺得孔子要參預政治。這是一個太重大的問題，也無心再向子貢討消息了。都急急地爬進汽車開走了。子貢連忙上樓去，孔子却正在罵子路：——

「教你不要多講話，你總要講話。我們跑來是幹什麼的，要不同他們交往，用什麼方法行我的政呢？」

子路却不肯示弱，也辯駁着：——

「你老人家不要作夢了，他們肯行你的政策，還要等你們跑來麼？你看那些面孔，那一個不是表示着只顧利用你，前幾年要打倒你的，不也是他們麼？依我說，還是玩幾天就走，不要像前幾年一樣，他們不高興了，又要趕我們滾蛋，那才無味呢，最好是一樣主張不要出，一句議論不要發。」

孔子心裏雖不以他的話爲然。但想到過去情形，的確是這樣，自己已成名，也原在死了以後呀，如今要挺身而出，表白自己的真實主張，說不定會像從前一樣，挨餓受困呢，於是個頭洗屈了。子路看着夫子臉上變了樣，知道是自己的話，打動了他的心，便跑出去教茶房僱汽車，趕出城去，避一避中山陵。



淫而不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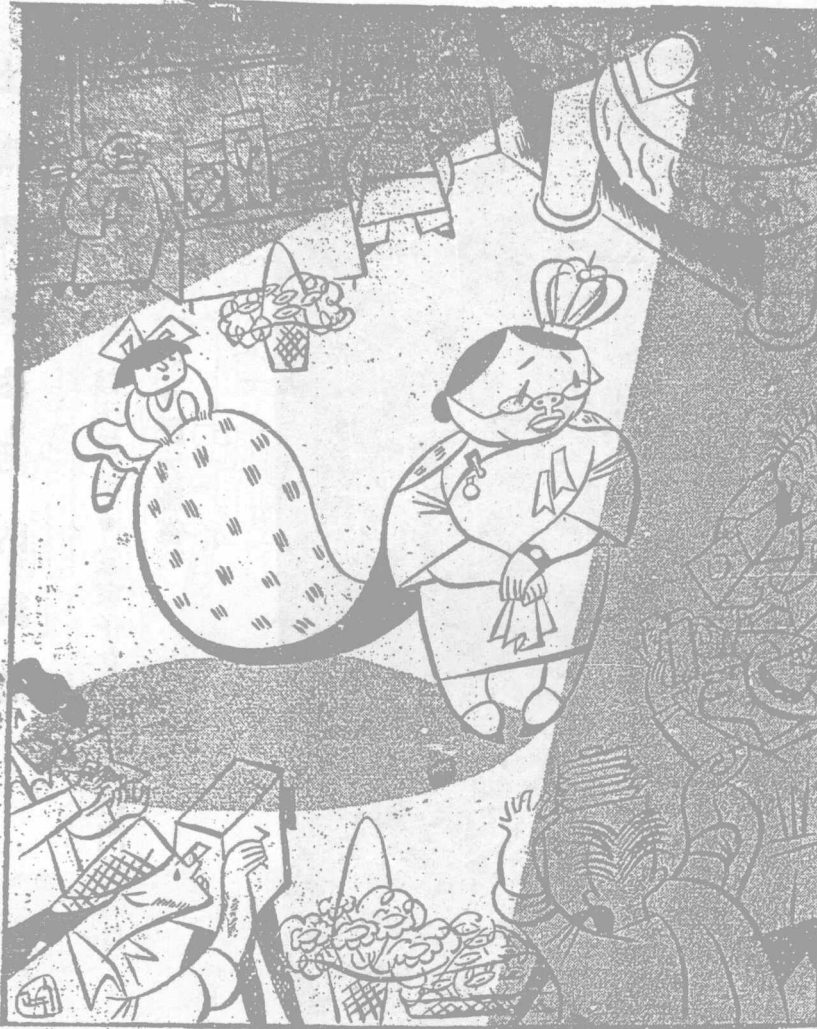
「？嗎的人四子母們我給是粥碗這，爺老」

快樂之道

周儉

這幾年來，孔老二總算實足的了，交了紅運，中國看重他，連外國人都很看重他，特地用了些冷牛肉去祭上他一條。本來孔老二就一向交了紅運，不論什麼，只要帶到一點孔老二，就是很媽媽的帶得上，那就了不起了，至于說到他的交紅運，固然我們不能說他是時代的幸運兒，當然經許多複雜，更不像梅蘭芳得錢金博士那樣容易，他是很有理由的，經過許

多血汗才成功的，單就他著書吧！他自己來不及，還請了距他幾千百年的劉歆代著幾部出風頭，把民歐看看之後，就說是他選撰的，名之謂詩經，詩可謂稱呼，吊兒瀟灑，不過我們要顧諒，此一時彼一時，總算他還有點成績，能使得許多皇帝捧他，如果他沒有實力，他們會捧他嗎？伶人能使得，捧他，不論男伶女伶，當然有他們的實力，我們這位老孔二先生能例外嗎？直到現在，連他後代也榮了，古人說做官不過光榮三代，還有我們孔老先生破例，其實不是這樣說法，他後代的



作字正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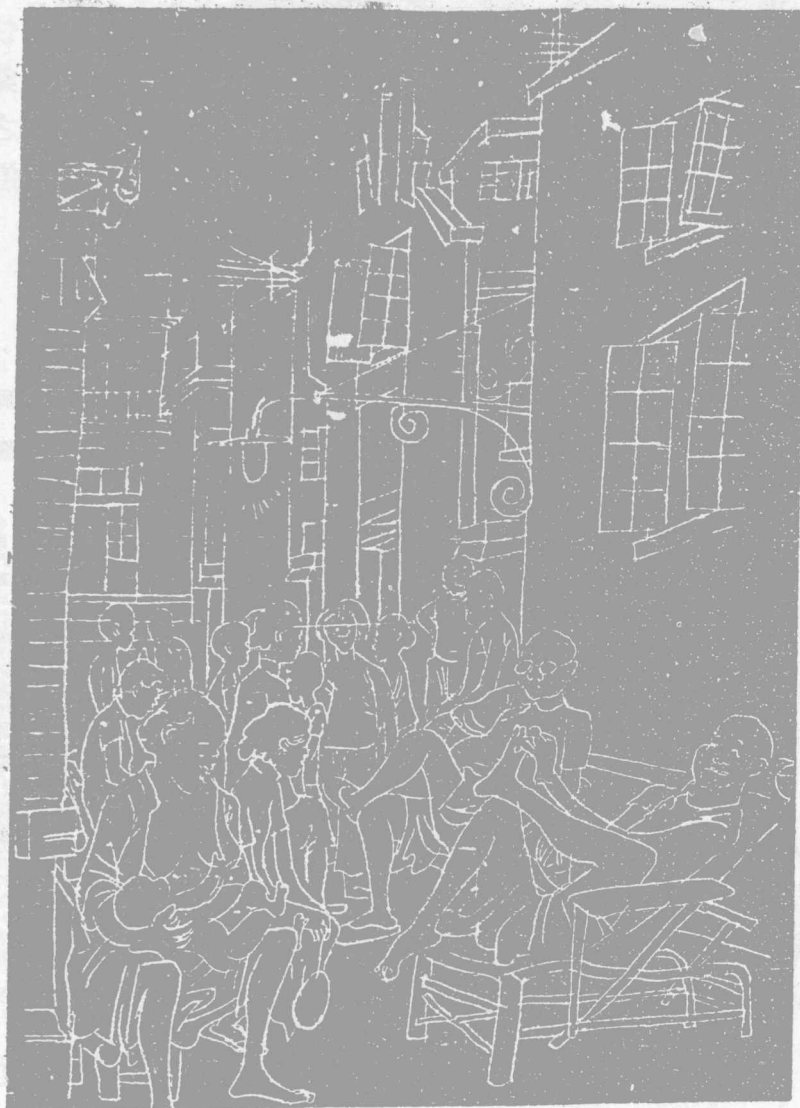
禮典冠加太太張

光榮，出風頭，不過是一種紅花綠葉，更托出老二的紅了。老二的命運到現在是紅之無可再紅，比女人的嘴脣更紅了。現在再談談我們這位亞聖孟老三吧！他才夠窮呢。實在帶些真心說話，老二的確要比老三好得多。單就說嘴，老二的嘴就從不罵，處處都表示出寬宏大度，所以人緣很不錯，大家高興捧他，以至到現在紅得比女人的嘴脣更紅。那亞聖老三頭不行，他真是說嘴，米大的量，開口就罵人，罵得人狗血噴流，沒有官做就罵官，沒有錢就罵富人，他沒有人罵的時候就罵，連妻子也罵罵殺殺。這種年頭兒容易得這種人嗎？該殺！我彷彿還記得他做過一件好事，有一次他妻子裸了上身給他看見，他就要休妻。一點也不知道快樂之道，連我也給他氣死了。現在放開目光一看，幾乎是成了沒有女人就沒有人的世界，大馬路上，因為有幾個女人走過，竟使得許多人呆了半天，一個戲院，如果今天表演女人裸體跳舞，什麼四大金剛之類，那可了不得，就是戲院子打過了牆，座位多如幾十倍，人上加人也不妨，只要能看見那一定利市百倍，包在我身上，看客不會說壁太薄的話，像夏天那樣一百多度的氣溫中，大家雖在裏面，非但不會感到熱，反而竟像吃了冰，肚子裏舒服，風涼得了不得，夾陰傷寒，一定不會發現，可是同時別的戲院也有表演跳舞，不過缺少裸體跳舞，所以我雖沒有去，我就可以猜到，看的人不會多，如果這種跳舞在沒有女人表演時候，那一字可以賺錢，一點也不用疑慮，這原因就是為了有女人，前一種就是為了有肉慾，並且聽說還有吻某部的愛情。有許多人家中有妻子的，如果她不會厭，在家不能光身子，出外不穿褲其妙，不富有肉慾，沒有曲頭髮，腳上沒有高跟鞋，沒有曲線美，他丈夫一定要喊家花沒有野花香，于是乎自由戀愛啦，搭伴頭啦，花樣百出。像老三那種迂腐，他能給現代人滿意嗎？他妻子總以為他是登人物，所以光身子給他看，對他幹喜，那知反而吃力不討好，要死他，他才真氣死人呢。他不交紅運真是活該，那個叫他瞎嘴，迂腐，沒有人緣，照我個人的意思，非但不能給他交紅運，而且要把他打進十八層地獄，因為他幾乎迷失了我們快樂的門徑，而且女人們也該有了出風頭的機會，現在運氣還好，大家沒有上他的老當，所以也沒有交紅運，亞聖的照牌還可以掛得上，祭老三的時候，還可以掛幾塊冷牛肉。

上海弄堂生活的素描

● 夜涼時候，談天說地 ● 家家子女成羣 ● 鐵門進出口
● 早晨第一課 ● 露天麻雀

陸志庠作



這兒有舞女，白相人，以及帶家室來住的外方人，獨身漢……，複雜的住了一大羣人。有人把日子掙扎着度下去的。明吃的也有。

在早上，第一個印象是對便桶。至于清潔垃圾的工作，是在還沒有人起身，晚深的那個時候。以後便唧唧起來，忙亂起來。上小柴炭去，有二房東，女傭人，使女們；幹生活的，佃車夫跟他的主人，全出現在每一條弄堂裏。孩子們有勁的在那裏玩，弄堂，可以做他們的遊戲場。同時洗衣裳，買小菜，大人照管着小孩，妹妹跟弟弟玩，把弄堂點綴得更有個樣子。到中午時分，才慢慢靜寂下來。午後的情景，與上午大不相同。弄堂的四下裏全曬晒了洗過的衣裳，像洗衣作的晒衣場一樣。弄堂的婦女，在這個時候顯着沒有事幹，很不容易找日子似的，在門口開做些事情，講講長短，大半兒在屋子裏，拉開桌子，適當地坐下來碰碰麻雀。一直到四五點鐘，做舞女的開始把可怕的顏面裝飾得像一個人樣，覺得都滿意了，便上舞臺去，弄堂因而放着異彩：有一個時間響着弄堂生色。大多數人家，把飯飯搬到堂來吃，把弄堂的色彩充實起來，可是婦女們沒有在弄堂裏洗浴，却是最大的憾事。有事情做的，都在這個時候，把工作放下來，弄堂裏更覺得分外熱鬧。一屋子的人全集在那兒，把所有的東西全露了天。橫的豎的，站着的。坐着的，亂得滿滿的，叫人站不住腳。沒有比這樣更涼快的，男人們探着半身，婦女們赤腳探着大腿。垃圾桶裏倒滿了西瓜皮，可沒有一個人現出一些討厭它的樣兒。小孩子們玩得更有勁的。奶媽抱了別人的嬰孩，看着孩子，還有一些人，把麻雀兒交到弄堂裏來，沒有比這種更風雅的事。于是弄堂的生活，在八國麻雀裏閉下了幕。